潁水遺編

勅議或問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潁水遺編

陳言著

本館據鹽邑志林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潁水遺編 東涯公陳言著

黃岡樊維城彙編

後學姚士麟 孫壻黃士龍 孫男陳昌懃 昌明 梁較

鹽邑志林第四十集

易疑

陳子曰夫易非聖人卜筮之書也卜筮以聖人之書爾伏羲畫卦原神於太乙起數於陰陽類象於萬物通幽於神明和順於道德性命無乎弗括文王於卦爲之辭以明其象類周公於爻爲之辭以盡其變化孔子於卦爻爲之彖象文言繫辭說序

雜卦以闡義文周公之義理使學者修此而吉悖此而凶灝乎廣矣而非作之以卜筮者也非卜筮何謂之卦曰上世結繩而已矣庖羲畫而成文於是以乾名其三畫之文以坤名其六畫之文經之象數乘之義理作之示人居然而文字之名而已卦爲畫之名亦如典謨之爲書之名雅之爲詩之名然而惟其生於數也是故後世揲其奇數得乾卦焉揲其偶數得坤卦焉從而的然以其卦爲卜筮之卦而不可易而不知未有卜筮之先則固可以卜筮之卦也初固未以卦爲卜筮設者也孔子

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辭象變占是也然則既以爲占矣非卜筮乎曰自孔子論聖人之卦之書則見卦爻之有辭象變占而非羲文之卽以其卦爲占也夫易也有聖人之辭象變占而可以之言動制器卜筮焉者也而非專之以待卜筮也孔子於易言焉而廣大動焉而吉凶制器焉而網罟舟楫之用卜筮焉而神物大衍之策斯遍舉之矣而未嘗專於卜筮也陰陽之數吉凶之理載在卦爻稽以卜筮使無卜筮而吉凶之理數無不具於吉凶之卦爻而謂卦爻之文卽爲吉凶之占夫易何止

五經之原天地神化之奥而於卜筮之技精之則末矣是何惑於漢儒之術數也秦漢諸儒考象辭則泥術數論義理則淪空寂而不知孔子之易先義理而托象數者也或曰伊川之傳散在日用本義主卜筮非乎曰伊川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則固未嘗忘乎數朱子曰散之理有萬殊統之道無二致則亦未嘗遺乎理特其立之傳義倚其意指卒之康節淵源象數先得本義之精而劉林之徒得而議之折之孔子殊固未融蓋庖義之畫文王之辭其數其理占之卜筮則人事之吉凶見焉用

之作爲則天理之吉凶隨焉精一非二者也自今觀之重卜筮推象數上究聖人重畫之本原下濟生人玩變玩占之實用是可謂之朱子之易演之彖象之辭反之吾身之迹隨時易事隨事盡理是可謂之程子之易體其卦爻之蘊察乎辭象變占之理通乎言動制器卜筮之用吉凶得失用之所向卽理也理之所協卽占也占之所利卽用也不離而卽不冥而數是謂之孔子之易孔子之易文王周公之易也文王周公之易庖羲之易庖羲之易天之易天之易理而已庖羲之易卦而已卦者

理之一而萬者也而非專於卜筮明矣或曰以朱子之易不占不卜筮則易其虛乎廢乎不然朱子亦嘗曰凡讀卦爻虛心於辭義以爲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與其理之所以然推之事用也必曰占乎而後用之則朱子之易果嫌於泥矣是故學者索卜筮於卦爻之外參程傳於本義之中斯孔子之易備矣作易疑

易疑說

易何疑乎吾疑乎庖羲之卦非使人卜筮也吾疑乎卜筮之因卦而作也吾又疑乎文王周公卦爻

之辭未有占也卜筮者占之也吾疑乎卦辭論卦之吉凶爻辭論爻之得失而已也吾又疑乎繫辭之傳不必上下其爲章不必皆十有二也吾又疑乎卦爻之辭間有未安者也吾又疑乎馬鄭王弼孔穎達輩明其義而疎希夷康節精矣而一於數伊川得易之用紫陽得易之深吾又疑乎義文之一理而通之者也繫辭悉矣或曰子是之疑其無疑乎則吾豈敢

易疑後

陳獻子童而學易苦其深艱蓋十年乃得而撫綴

膚指旁識經隙蓋又十有二年日記積溢手本磨滅既適監學考質者又三年乃歲丁酉奔先君喪痛心苫塊暮而歎曰假能卒易先君寧以我爲不孝乎檢勦無意登藁按讐題其端曰居憂草示不越志也又暮而釋藁旋錄爲編錄五月而不肖禫暮而編成爲庚子三月既晦名之曰易疑餘三十年而猶未明也固甚鄙也易無乃已遽乎世必有精微之學者懸以俟之

詩疑

陳獻子曰吾學詩見風雅頌之爲經焉於何以稽

其世乎見賦比興之著於傳焉於何以覈其意乎弗稽其世治忽淆弗覈其意辭旨離吾茲慮矣昔者武王之采詩也屬之太師以爲常樂是故詩樂書也孔子刪而正之以正樂也正乎風凡爲風詩焉而藉之風爾正乎雅凡爲雅詩焉而藉之雅爾正乎頌凡爲頌詩焉而藉之頌爾樂章備矣是故詩樂書也周衰樂廢唐開元猶有拾貳詩譜而大樂之遺聲斬矣樂不可得而見而徒見乎詩則豈若論詩之所以正變乎夫詩也正變存乎感樂怒存乎音美刺勸戒存乎意升降理亂存乎時得其

意故時可見也得其感故音可審也得其音故政可知也於是乎詩次可序也則序之可也序之也者以序乎先王之詩世也觀乎其世而樂有恍焉者矣是故序詩也詩小序之作朱子曰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子夏毛公合作或以爲國史或以爲衛宏之潤色潤色者潤色乎孔子子夏毛公者也孔子子夏毛公其去詩尚近必耳目有逮焉者而以數千載之後臆而破之豈不遠哉是故序有原乎詩之意而詩無證乎序之辭者朱子以爲非而吾疑其是也或曰畔朱矣曰不然吾疑

焉爾疑思正之以相朱子而周旋者也且吾所以序詩之次而皆疑也故命其編曰詩疑

詩原

陳子曰天地以風雷爲聲人以言爲聲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音相諧謂之韻叶之咏之謂之詩循蜚疏仡之世有言矣而莫非詩也風雅頌者詩矣而莫非言也詩也者言之永者也簣桴土鼓有詩之情而未飾畫卦造書有詩之文而未歌操牛投足有詩之歌而未教唐虞有詩之教而未傳傳之至周而後盛周禮

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王官失業雅歌舛錯三千餘篇孔子刪而正之以施於房國朝祭如今之經也然則三千篇之前未入乎樂師而不見刪於孔子者熙熙乎遠矣哉是故考而敘之以私擬於風雅頌之體作詩原

詩序傳

陳子曰孔子敘書典謨渾渾爾誥命灝灝爾諄諄爾文侯秦穆之篇皇皇爾思治矣詩其然哉先王之詩孔子得宋大夫之七篇曰商頌繼之者周也周宗文王故次二南文王未王二南未雅也武王

成之故次武王之頌成王治定功成制禮作樂而備矣故次之正雅成王有疑於周公未純也故次豳之變風承成王者康王昭王也故次二王之頌二王之後有宣王之興幽厲之衰故次幽宣厲王之變雅觀其所變而詩之情見矣幽王弒平王東而不復雅故次王風平王而下無詩矣於是有諸侯之詩魯宗國也而無風故次魯頌康叔者武王之子也故次邶鄘衛唐叔者成王之弟也故次唐以其厲王之後故次鄭異姓而大功者太公畢公也故次齊次魏秦諸侯而狄者也故次秦國小而

極亂亂極必治君子有未濟之思故次之以陳檜曹終焉

春秋疑

陳子曰春秋聖人之史而非自爲經也而曰經焉者文史而義經也經之爲義原於聖心意將以賞罰之衡寄之筆削禮樂之典代乎天王吾無疑焉爾而吾獨疑乎聖人之言如日星而何其文之隱迄於今而猶或未之裁也豈其眞以黜周王魯之故有所遜避於定哀之間乎夫惇庸命討唐虞之政典彰彰爾誠如所謂虛設大訓誰能通之而彼

又何懼焉吾又疑乎文武之政布在方冊蓋尊而從也夫此孔氏一私書耳例當不得與魯之史並行於時安在其爲見諸行事而明周公之志於天下也周自平王而下凡書盟會朝聘征伐率無褒詞惡將也吾又疑乎非其位而托之乎南面以誅奪之不少讓也毋乃爲于之乎彼謂左氏受經作傳者吾無敢据焉而吾又疑乎其言之實相表裏也藉令經不得傳則罔覈而後之表章無繇矣將文之成也猶必有待於是乎自魯史亡而公穀之義例非經也然而經亦自有義例也而吾又疑其

何所祖也謂沿之簡冊乎是史也謂創之意而約其詞以差之乎是作也非述也修也吾又疑其果殆於刑書而法之已峻也不寧惟是其他以字以事以日以月參錯而互異焉者吾又不能無疑也嗚呼吾其有疑於聖人乎吾其無疑於聖人乎展轉反覆旁研曲證有年矣嗚呼聖典之湮傳疏爲之也專門者固名家者鑿同異駁揉說者徒欲取調人之義以平之陳子曰不然吾信吾是而已吾所是者聖經而已聖人之經紫陽所云直書其事而美惡自見是已吾惟據經以說經而其他流風

伏羲者吾存焉臆決回舛者吾竄焉純乎經而已經者經也不得已而救世立法者其權也權而不失其爲經也其詞之簡義之隱類非小智所及則所謂性情自然之品彙云爾乎善言春秋者明其大而已尼父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由是觀之謂春秋爲聖人神化之奥可也謂春秋爲聖人直道之書亦可也作春秋疑

春秋經疑後

是疑也正德辛巳漫具藁嘉靖甲申春二月易藁丙戌冬再易藁今年壬辰夏再易稿秋九月始次

錄之冬十有一月脫藁藁就編他日有得無慮再易也數年間反覆經文研索義理攷之左氏之迹質之公穀之傳參之諸家之說略其義例之繁通其書法之變直因其本經之文默會其褒貶之旨或庶乎矣雖然聖神而遠經渾而微三傳諸家多可未信吾敢信乎哉故曰經疑經疑之次卷自爲篇凡十有二焉篇表之年年隸之條條各著所見存吾疑而已矣

禮疑初藁

陳子讀禮而贊歎惋惜者久之曰夐哉邈乎五經

尚矣其未爲諸儒所亂者僅一禮經耳萬世而下所藉以復見古先聖王雍熙麗雅之俗者賴以此何不幸而不獲覩其全也人有言禮記乃儀禮之傳儀禮乃周禮之節文似矣余觀周禮之爲五禮者綜以列而儀禮則寥寥十七篇僅四禮爾乃知三千三百自周之叔世佚固十九而況乎火於秦亾於漢於唐而訾焉黜焉於宋也而又況乎記禮一書殘編斷簡出於先儒制作之全者無幾及以世儒沿習異門割裂補綴者紛如也噫嘻觀會通以行之何望哉昔仲晦朱氏嘗以儀禮爲經禮記

爲傳而編類之誠有功於著述者尚有謂晚年未定之書繼以幼清吳氏比類銓次秩然倫紀猶或惜其爲後人所紊禮之難言如此余何人也敢以言禮雖然二君子崇禮經而附戴記余也緣戴記以翼禮經僭不自揆上下於三禮之異同參伍於二戴之醇駁不敢妄爲紛更惟經自爲經記自爲記而於陳氏所註集則採本於禮經有可以分繫者有可以互發者取裁於程朱君子博采於鄭孔諸家旁研曲證救偏補遺數年以來分條屬草創曰禮疑他日就緒不妨爲陳氏一忠臣已爾或曰

是疑也不亦淺乎夫搜剔遺經合朱吳二先生所編錄而訂定爲一俾經傳各得其所以成曠代全書此則好古定經之大業也此業成疑不足云矣夫舍其本而疑其末非所以爲訓也某不敏請從事於君子矣

書疑初稾

陳獻于曰吁嗟乎自樂經亡而經之行於世者未有若書之闕誤者也上下五十九篇吾讀今文焉然而何詰曲也吾讀古文焉然而何萎薾也吾衡觀於二帝三王之異代焉然而其文何較若二體

也吾茲惑焉而姑就所傳述以考釋之則諸儒訓註何異同也合異同而會通之吾將以蔡氏爲歸焉而疑且殆者何蝟毛起也遡授受而折衷之吾必以紫陽氏爲宗焉而何書說之弗果即所訂定者僅二典而止也吾又以質之繼紫陽而興者若慈湖文正諸君子焉而疑義何縷縷也無已則研精覃思而持衡其問本以家所世業日記篇額者參伍而裁酌之其於蔡傳比而同之不爲黨竄而正之不爲嫌以成紫陽之遺而暢未盡之旨命其草曰書疑疑之者翼之也噫業蔡而疑蔡寧或敢

爲蠹乎雖然世遠經殘久矣又安知後之疑疑不尤甚於今之疑蔡也尚期卒業以俟博雅君子求是正焉

說史上

甚哉孔子之善言史也蓋說禮而必有徵於文獻也夫獻非特徵其文而已作之亦必其人焉他日又曰文勝質則史史之徒文非其獻故也吾觀史之義其昉於古乎龍圖龜書史也墳典丘索史也典謨風雅亦史也而獻存焉然而其法遠矣聖於史者其惟春秋乎春秋者萬世之文獻也自後之

命是官者采文不采獻而觀史者亦多以其詞采之宏贍焯爍者爲美談矣余嘗上下古今之史大約有三品而他不與焉司馬子長之爲史記也紬金匱石室之秘創立五體由皇王以迄麟趾異傳百家靡不綜覈春秋以來僅有此作信宇宙一大典也說者斷斷焉必欲指其踳駮而齕之不已過乎余故以爲取其文焉可也雖然爭華實短長於一字之間者文也爭榮辱死生於一字之間者非文也爲編年爲紀傳爲實錄者文也大書特書者非文也必其人有方直寡諧之介乎然後可以盱

衡乎宰相必其人有力疾著論之忠乎然後可以殫歷乎權雄必其人有澹榮利之雅乎然後能抱史南山卽之死而靡悔必其人有不少選忘論撰之勇乎然後能具識異聞處淪窴而不衰凡此類當於董狐南史求之余故以爲取其節焉可也歐陽永叔之五代史也司馬文正之通鑑也朱子之綱目也雖所作不同而褒善貶惡義利精深一本春秋書法又非徒史氏之文而已若謂永叔較上下於滑稽文正比詞藝於荀悅毋乃悞歟然此非所以爲累也余故以爲取其法焉可也夫文者表

衷暢物者也節者秉志直已者也法者屬詞比事者也三史者古今史之上乘也或曰兩漢之作非遷之流亞乎曰子長創之者也固竊之者也曄則乘以東觀之藏而襲之者也姑無論其踈淺之與萎下也附比之與悖肆也即其竊之襲之未有班於創之者也而況其他異乎吾故曰大約有三品而他不與焉嗟乎吾於是又有感於子長之遭也夫子長以當世軼材緒承太史家學且獲從董仲舒遊馳騁千古功既厪矣奮憤先業矣續麟經直欲追五百歲而上之業亦擅矣不幸而幽憂之跡

爲世所悲傳所寓意有懷晏子志亦苦矣噫何又不幸而有二班之厄也耶吾嘗讀彪之正前史也固之傳子長也薄與而厚誅贊一而刺九是何其相傾爾也吾故重爲子長冤之夫二班者將謂子長之書爲不足采襲耶抑屈其才或薄其人以爲下已也藉令後子長者得一二忠獻之士必能高其業而原之訂正補續如出一手爲史記全書胡爲乎父既續之而靳於傳子復竊之而又斷代爲書以反之且呶呶焉訾而棄之若遺屣也孔子曰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信夫

說史中

史之列於天下萬世也如日星也然而湮於蠹簡者不亦久乎自三皇五帝之書推之吾不知其亡者幾也史之行於天下萬世也如流水也然而困於浩瀚者不亦多乎自二十一史之類推之吾又不知其何所紀極也余故以爲東史如束薪繁易散約易存與其散而惜之詘與約而存之今有經生學士之所未易能而歷代之所未及修者總史是也蓋有一代之全史有歷代之總史總史者所以約而存之之具也然其道不越二家以編年著

者莫大乎司馬通鑑年爲經而國爲緯是矣乃或憾其太詳以紀傳著者莫大於鄭氏通志表爲譜而志爲略似矣乃或病其分類惟我　國朝所修通鑑纂要九十二卷簡要有體可爲編年之總獨紀傳一家未見有作夫春秋之筆則有尚書左傳之外又有國語蓋編年體例囊括紀傳綱紀區分業貴兩擅而況于長五體沿冠古今猶有不可廢焉者謂宜合併往牒彙爲一家其法則宗祖于長其體則各仍異代刊訛摘誖芟蔓剪複若南北二史分合互異新舊二書詳略殊科三國乖舛晉書

怪誕宋元猥冗不綱遼金僭統變正亦有例宜詳於彼代而今或可裁事應闡乎大義而細或可省與凡藻翰掩眞傳載濫濫論贊之黷圖表之繁如此類遷史什一班范什二陳壽而下多者五六少不下四三必也捃其典要萃爲菁華化其闌單益以挺勁務使豐約中程源流周贍聯屬成編如出一手與編年竝行萬世而下率爲通例斯則通人之大章而不世之曠典也余每讀史至此操筆悵然夫偕聖典者不錄乎空言資理道者不關乎陳迹善觀史者亦存其大焉可也雖然存史亦不可

不正正史者刪其礙於史者也其一類書夫纂類爲書通典尚矣其他若御覽藝文玉燭諸編高者供詞翰下者資談噱讀之可爲賅目其一小說則鄙俚不經爲尤甚其一家傳今天下衣冠百家貿名實眩是非莫罔於達官文人之詞蓋功非李泌而門生倍之矣沿至他日爲汗青之污者不淺夫正史之流而爲雜史也雜史之流而爲類書爲小說爲家傳也是文之贅疣而史之蟊賊也刪述之難正在於此是故約其史而史存刪其非史而史約辟之翳霧掃而麗照濁淖淨而空明是又今日

之所當致意者雖然豈惟史哉經術之漓也自漢博士弟子員始也彼一經說至千百言而烏乎其不漓也是故繁史賊史繁經賊經今天下載籍之繁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惟去其無所紀極者以存其不可亡者功在十表矣噫茲孔氏刪丘索之意乎

說史下

陳子曰文之難難於史史之難難於國史大都其義有二以示觀省防君德也以彰典則垂國是也古左右史以紀言動至周而太史詔王者是也是

君德係之也乃後世起居注昉此古曰典冊曰象魏曰初韓宣子之所觀於魯而周所爲內史外史者是也是國是係之也後世時政記昉此噫嘻是道也近自宮闈而遠之海外靳信乎人而公聽乎萬世史欲兼此不亦難乎漢之記注於禁中也猶古也唐之宰相以時政付史館也宋之先進御而後史館也非古也雖然崇其官崇其事則猶有古之遺意焉史事之闕誠莫有甚於今日者蓋自起居廢置而螭頭無執簡之人矣浮銜曠職而監修乏大臣之重矣敘第循格而軼士阻蘭臺之望矣

剿獵時報而日曆多紛澤之章矣積滯因仍追修逾遠而近事叢遺亾之弊矣昔云禁秩今號冗散昔云秘書今曰塵牘兼之職是官者或機在密勿不得書或政涉大體不能書或事關諱忌不敢書或情屬私昵不欲書史可知矣較昔歐陽脩所病宋史員具而職廢者殆尤甚焉余故以爲今之史非必聯秩於周官而乞修於長樂也夫郎官日立於柱下而殿上之聖語或不得聞則記注雖不設可也惟崇其官與事則存乎上而已今天下豈乏子長者流哉昔司馬班姚諸家各踵家學書成繼

世掌故既熟於黃墨揮毫亦閑於體例蓋有世官而後有世史故也今無論官之世不世謂宜以此意優隆而培植之特設史學一科令天下方聞雋雅之士咸得有以自見又或如西漢劉向揚雄之徒得以他官領著作如我　高皇拔以山林之彥充史局多方以求誠得極天下之選者而提衡之授以世業此之謂崇其官漢制郡國計書必先太史公卿所撰上之蘭臺請一如其制以備採擇他凡稗官野史方俗風謠及有古學異本金石圖書之章竝關理道者訖令有司蒐錄天下藏書之

家令得悉心上聞無容以班事爲嫌匿不以獻昔之人或於既去索草或以獻史贈官或詔其家以進或詔藏秘府而假以三館之書亦宜略倣此意不問有記無記盡宇宙之書以供四庫此之謂崇其學夫崇其官則史職重崇其學則史事覈事覈而人重史未有不善者夫以庸瑣佁儗之夫通籍金閨授閱既寡而義例亦微非所以昭博雅之盛爲涵亳之需也明興以來載筆之臣何下西京而往往祖之報章采之家狀他或畏嫌而曲詞亦多徇私以詭筆昔人抱草而往藏史南山者今不識

有是人否嗚呼國史者萬世之程也古所謂褒貶執直爲上等編勒不刊爲次等博學名高爲又次等今之官是官業是學者又不識遵何等也耶吾故曰史之難難於國史蓋信史也

日休問

東陽盧子號曰休且名其亭問於子獻子曰吾何以能曰休乎子獻子曰子以爲自休者曰休歟不自休者曰休歟求曰休者曰休歟不求曰休者曰休歟知曰休者曰休歟不知曰休者曰休歟曰或休者或曰休者曰休歟曰曰休者曰休歟盧子曰

何居焉子獻子曰自休斯不能日休矣不自休斯能日休矣求日休斯不能日休矣不求日休斯能日休矣知日休斯不能日休矣不知日休斯能日休矣日或休焉或日休焉斯不能日休矣日日休斯能日休矣盧子曰又何居焉子獻子曰息玩而休者戚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不息則義集義集則充然而豫矣此之謂能日休雖然有心以求之者氣動志也法天之健惟其誠誠故物來而順應爾此之謂能日休知已之能日休者計功也身安德滋莫知其然而然此之謂能日休子見顏

子乎顏子三月不違仁三月其日休也子見文王乎文王純亦不已不已其日休也或之爲休間也非日也非日非休也日日休其日休者純矣純則無終此之謂能日休盧子曰吾聞日休於吾子吾將有事矣又何居焉子獻子曰吾子修之爾不自休者修之也不求日休自得之也不知日休與休忘也日日休其休化也能修之斯自得之自得之斯能與之忘能與之忘斯能化吾子修之哉吾聞聖人發憤以修之也其容休乎得之而樂其能不日休乎老而不知其至而心純於矩也其能不日

日休乎吾子修之哉盧子曰吾聞是於吾子吾將事事焉吾又何問矣

尚玄子

海山蓊蔓之間豐丘沃壤村廬櫛比世傳其地得古釀法清旨絕倫其人不復知有詩禮冠裳之事日惟出作入息以飯爲樂陶然一醉鄉也尚玄居士生其鄉憤然厭棄之逾數十里之清寧玄閣居焉端心守玄游神邃古若將終焉者忽夢一鹿車虬髯揚袂浩歌自稱爲荷鍤生長揖而前曰居士知我乎我晉傑流也慕子之鄉素矣余十沛國不

如爾鄉每惟獲寄此眞境日與吾友太常壺子主爵都尉商君爲歡三萬日可矣子生其地何乃逃而至此胡不去而反彼居士曰不然聖稱里仁書戒靡俗吾鄉大漓逃之是快爾規我反是淪幽谷矣生曰噫嘻子以是爲矯俗者歟嘉彼康狄茲美獨珍中山酪醞漂蟻浮萍中聖有妙理醒者勿傳也子何陋焉居士曰不然澹薄葆眞厚味腊毒爾猶未醒吾方寤耳生曰噫嘻子以是爲攝生者歟天星地泉在在有之方其五齊既均雲蒸潮湧流淳滋體導氣怡神仙老獨無飲乎而子何固也居

士曰不然縱飲喪德顛隮拂經古訓徵焉余侏儒也敢不是服生曰噫嘻子以是爲學古者歟孔之無量陶之醉吟穆生計醴疾嬴感爵皆是物也白公傳之坡老賦之余亦德而頌之久矣而子又何愎也居士曰不然道原太始太始不作天一生之酒所胚也至味維澹澹故不厭是故古者以旨酒爲兆亾以糟丘爲淫德溫恭而令儀者臧成禮而不淫者義必聖必賢而不滓醨之干者冽寧觸灌夫而不敢不辭者介先枕麴漱醪而後破兕觥以改服者祥與田父野老班坐而泥飲者適慕桐馬

上尊之榮而醒焉弗解者溺遭新豐主人而強貰納歡者忸終日噱而不檢以胎隱禍者殆爲狂藥所使而罵坐侵人者戾側弁墮車遺形骸而不悔者賊禮非徒飲飲非徒醉爾也吾之鄉獨忤此戒吾故去之爾毋乃思流膏以潤嗌僅垂涎於一旦者乎爾嘲我愎我嗤爾迷矣於是生乃跼躬撫然曰旨哉斯言吾醒矣夫昔人有云清澹禍晉夷化傷理吾輩與有責焉竊嘗冤之乃今無以自解矣自今當與青州從事毀盟絕交以共子玄閣之雅願達人其勿叱之居士曰訝居吾語汝爾知酒之

爲醉矣抑亦知非酒之爲醉乎性靈易奪尤物善移何好非酒何癖非醉目醉五采耳醉五聲口醉五味鼻醉五臭心醉六慾神醉七情有一於此未或不迷故曰其道尚玄太素之文是曰玄章希聲之音是曰玄聽太羹之和是曰玄享無臭之妙是曰玄載運於無心順於無情是曰玄德至人哉此玄酒之味也爾復能醒此乎生曰唯唯醒之爲義一至於此吾乃今知嚮也之酬滋甚請衍其奧再闢豐蔀可乎居士曰諾爾知尤物之爲醉矣抑亦知非尤物之爲醉乎今有人焉志濃溫飽名理濫

觴甘心洪泌炙手炎門是謂流湎於富貴之場撫拾糟粕藉口精醇醴乏醍醐浮獵屠蔓是謂沉酣於雕技之末飴言傾寫市好沽榮外若投醪中懷鴆毒是謂釀惡於醴交之窟耽嗜諸眞酷談內典久假不歸如寐弗爽是謂浸淫於異教之途楚平有言世人皆醉此之謂也茲癖益深茲疢益烈茲欲逃之是惟大覺凝爾靈舍飲爾天和以乾坤爲壚肆以滄海爲大桮調二氣以爲丹吸元精以爲液酌飽滿以順贔虛濾滴塵以斟清腴遇則功侔麴蘗不遇則冷然獨醒形神俱暢玉山不頹適毀

譽於忘言委得失於大化斯吾眞味匪爾濁醪無庸咀啜試自涵濡生擲鍾傾聽怡然躍然再拜而別尚玄子且寤且戒大書於閤曰荷鍤生幸無復來終其身不入醉鄉醉鄉之人聞之盡易其俗

築海記

乙未海上之役憲伯黃山焦公寔督臨之時進陳子而問築策焉見公歷祟罌披沆莽劈畫備至縫石於外以障衝也竪木於裏以衛土也築土於崇以膠石也列門於陡以殺流也堅繕聯綴屹然長虹邑之人其始也剸石輸堘晨作星入則相與號

勞焉已負者釋作者息則相與歡欣焉已公且歸梟以告成於侍御則相與頌德焉陳子曰是惟民之性然哉夫民也惡勞而樂生也夫塘之築也將以生之而公又善使之也故是役也有鼓德焉郡邑自長吏而下僉曰塘所須於吾郡邑者其具至難卒辦也公實量而需我乃克濟諸執事官使曰海山波濤之險非一力可排也公實器使我而又不盡力我我用是展大夫士曰吾見公無衆寡無小大實厭我諮我我故不敢愛其情夫里曰塘吾蠹也吾家世苦其力與財於斯久矣而今也均今

也勿亟吾悅之胥徒曰塘吾利孔也計將乘以饗我而今在上者若鬱律然敢不怵　以戒父老曰吾於塘朝作而夕覆幾更僕數矣今也如砥如墉以莫不堯遵石而衆之裏與表副矣其殆不朽乎是故於率屬簡者也於使人恕者也於下士虛者也於用民仁者也於貞紀義者也於永圖哲者也簡故承者德恕故能者售虛故接者孚仁故欲者和貞故奸者戢哲故成者遠將浙與吳是賴乎雖然公之心不謂然也嘗曰動衆而齊法者未有能善俗者也吾不敢以樂成之心而失其非常之原

吾畏民於濤耳有德何知焉噫嘻茲其所以爲公也公而往則有今築在久之而或不勝濤也則有輿頌在夫神聖不能善測水水者濤之濤也俗之難善非濤之濤也二者公曷與焉陳子荷公知也爲次第其說紀之而因以矢於衆曰所不念公之能生我者有如此海

萃林胡氏譜序

夫宗法者王道之端乎然而五宗廢矣譜其庶幾乎夫譜也者言乎其世家也則亦宗之遺法焉是故明乎譜之義者可與言治也明乎譜之法者可

與言宗也胡之爲氏久矣至南宗壯矣之子尚書
璠爲華林之族瑜爲陳留之族瓊爲晉陵之族尚
書之子贊爲西山之族族繁而譜牒遠矣是故華
林者胡之族宗也尚書者華林族之宗也尚書之
裔天瑞之四子光祿孫括則譜其自尚書之族也
天瑞之八子都官今其裔孫立則譜其族之自都
官者也夫譜有四倫有尊尊之義焉有親親之義
焉有長長之義焉有幼幼之義焉蓋天瑞之族出
都官故其譜於都官始使其族世世祖尚書而宗
都官也是謂尊其尊由都官縱而下之繩繩乎其

長也由都官之後裔衡而旁之蓁蓁乎其蔓也一本也是謂親其親都官以來班行森別循名著代使皆知崇年撫弱無忘恩禮是謂長長而幼幼夫惟尊尊以敎敬也親親以敎愛也長長以敎順也幼幼以敎慈也是故譜立則倫明倫明則族厚故是譜也合華林之族觀之疏派別系而遡其源則四倫在焉而詎忍以二本視華林以忘其先卽華林之子孫觀之聯支共裔而推其流則四倫在焉而敢不以一本睦諸族而光其後考自晉魏以來尚書領護而上者曰甲姓爲四海望族此非特以

恢張世胄已也期在濟美家狀云耳先儒欲收世族復小宗立譜法意蓋以此今是譜立華林之胡將天下之善族哉夫胡爲海内之族之望而茲以風之天下之族將不有興焉者乎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譜之用大矣哉書以敘譜

至壽篇

蜀諫議龍山封翁壽六十而龍山官於東海之陬遠以壽翁丐陳獻子壽之陳子曰夫人有四壽有壽之壽有壽壽之壽有非壽之壽有壽而不知其壽之壽壽之壽爲因壽壽壽之壽爲遇壽非壽之

壽爲達壽不知其壽之壽爲忘壽因壽而壽其壽鍾遇壽而壽其壽康達壽而壽其壽昌忘壽而壽其壽無疆鍾而壽因之以年壽者也康而壽遇之以福壽者也昌而壽達之以名壽者也無疆而壽忘之以德壽者也是故年者壽之壽福者壽壽之壽名者非壽之壽德者不知其壽之壽是故壽之壽者百一壽壽之壽者千一非壽之壽者萬一不知其壽之壽者億一翁之壽也六十而形神僊如也蓋駸駸乎耄期而上之矣斯之謂以年壽其孫子森如百祿道如也斯之謂以福壽天下有一日

而不聞之子之節者乎斯之謂以名壽諫議純而恭其忠也勇得諸翁斯之謂以德壽且壽者樂其親而已吾聞善爲樂者不以讌喜而以譆祥不在堂下而在埏垓不於所已致而於所未艾今諫議固他日皐夔也翁之德遠矣德遠故名逾遠福逾遠年逾無算壽哉龍山翁也德者壽之大名者壽之著福者壽之止年者壽之流是故言物之流而壽者莫如海言物之止而壽者莫如山言物之著而壽者莫如日月言物之大而壽者莫如天地斯之謂四壽四壽者全壽全壽者至壽至壽匪壽所

得而壽是故子之於親也天地日月也奚翅山海諫議公之壽其親也將壽之以天地日月也又奚翅山海是故爲諫議壽翁者亦壽之以天地日月而後可海人以東海之壽壽翁而圖之者非其壽也陳子爲是篇廣之

醫說

董大夫治邑之三年而疾作邑之胥史父老問於醫岳岳曰火也火生於勞胥史父老曰吾屬日夕覩大夫之爲政劇甚冬又治塘於海歷風霧沙磧間是以勞也岳曰然六氣之中溼熱爲病十九海

上風氣外薄鬱爲浸淫而又火自內焫則蒸而尅脾是以疾也岳盖問而知大夫也又切脉而知大夫也投之劑輒効胥史父老喜問於陳子陳子曰昭乎哉言也人之四經六合心爲君火而脾腎爲二火五性之動爲五火壯火食氣氣食而脾動故治疏火必先理脾脾者土也土平則五臟平而身安天下之土平而天下安理一也溼熱者吾鹽之人之疾也瀕歲旱暵爲虐繼之潮溢而衝邑之人緼毒不解而血脉橫患不得其所盖熇熇暍暍然狀未有以疏之者此病機也大夫甫下車軫切痾

瘵以膏液養一邑之元以法制刺一邑之疢以胼胝拯一邑之溺亟亟焉爲民造命而一邑之沉痾頓起大夫力也經曰天地爲之父母蕃養之而已大夫察其機以療之而天地父母所不及者父母實父母之矣乃一邑蘇而大夫疾何哉勞欲火乘一邑之人之疾驅之也噫嘻茲岳所爲功也乎夫大夫之功在一邑岳之功在大夫大夫之身社稷蒼生之身也行且培國脉祚元元即所與天地四時相調燮而平天下之土者又非特一邑而已然則是役也又可少乎哉岳之功於是乎可紀矣於

是胥史父老再拜岳而以陳子之言贈

于王

曾孫男陳定國重較

天敘

潁水遺編 海陽公陳所學著 鹽邑志林第四十三帙

黃岡樊維城彙編 後學姚士麟 訂閱
子壻劉相錫 男陳 曰愍 曰圖 曰明 梁較

一笑生傳

一笑生居一笑山故諫張公寧塗而壽之石生因以爲號生白癡雅不善笑人有言今通士笑日解顏者什九不幾不睫鬬之矣於是勉爲笑妹未能也每臨風獨坐或不覺囅然失齒若蟲鳴竅發自一聲氣生性卞急師心夙無曲愿才昭韙嫉邪口

不容逗遛緊折逆人即不能少借顏色雖中無畦町而誨姤固多不喜訑者言亦不敢訑人人至湫必酬應以心一語調則愧且慄彼色揚而言游馮其胸臆靳乎而善之靳乎而不善之乃陽浮道與人者顧反弗能傴僂受之矣權市得茫人傾人捷足者類巧緣之生獨縮縮若曳而弗克前也寧日爲所蹂躪竟不悔嬾嫚無似以上大夫臨其舍得假在亡辭爲快人情反覆覘其微直以無心應之甚有以懟報德者情至不堪付今昔於兩忘自入仕一不敢有所乘美田宅售業者必反之假詭必

正寧迄至情有可直雖背言務與攄竭不翅切身營之事干倫分批勅罔顧拂意卽彼父兄之命所不肯及乃面與人語或少卻不覺連拄人人固多摘觸之者生年舞象便具骯髒之資痛靈根夙殞堂構未肯俛就句讀博射覆以尉北堂已而中甲乙之科入爲夕郎出爲專城　綸音之光賁於重泉其視老蠹魚而守廣文壇亦已倖也唯一時狐鼠弁國生未有後日諫死而爲若敖之鬼以餒先人不其忍而遂蹲循負　先帝恩他亦何贖爲郡乏媕挼狀諸所綜覈緝捕均革非敢慕神爵間壐

書徵車庶幸無罪耳而爲黠使者所齮雖然復讐者不折鎮干有忮心者不怨飄瓦兩乞骸不報病銷骨不死而茲事與人不蚤晚値之則是孽也非已則人當令子孫世世誦感應篇耳剗跡西居親知已無半在日擁楮生家壁破產課兒以娛吾老暇則廢書馮檻睹行雲飛鳥泠然大噱摘古一二董轅盛雄及猜悒窮愁之士細指數之惡乎然惡乎不然彼方胡盧口與此亦安知不從旁撫掌也噫嘻達非蒙生畸且愚矣跼踏天地差池人代攬鏡窺形良足自頻後我者毋吾冢中之諛作一笑生傳

寓意亭記

永日竹下偶閱宋儒楊誠齋闢軒南涯可蔬可讀譔帶經軒記有曰書者吾事蔬者所以寓吾意也自爲詩有云誠齋奄有三三徑一徑花開一徑行蓋徑各一卉記凡有九云誠齋官紹興淳熙間以忠讜著聞跡經略諸疏及揮麈錄徵其人第爲周必大韓侂胄諸奸所聞終隱於家而憂國嫉邪至老不衰其所爲寓意云者誠托之也余每仰止其人恨不及一從之遊舍之北隙地爲圃僅一徑入麥冬間樊樊之外皆爲畦以蔬中植四桁構爲一

亭亭以北爲堂數楹又北爲方池栽竹數十竿時時手一編過之且誦且灌蚕莫徜徉卷耳目肺腸爲已有不復知有甲觀大園在天壤間爰額其園曰一徑堂曰寓意栢之亭曰拂葙所夫徑之一與九一也誠齋借蔬以寓意于深長余竊其徑之一而寓意於蔬愧其意遠矣語云鵪雞學鳳肖其飛軥牛學麟肖其走而已若拂葙之義則有取于詩焉詩曰營營青蠅止於樊葙夫拂葙之穢以清樊之塵是亦行徑者之一適也又安知不爲誠齋所寓意也耶書以識之

防海議

議曰海患關切浙西諸路故永樂之役計協蘇松九府厥後綜理名公因時區畫詳矣獨念防止末流事先有備如必待既溢而後捍如物力民患何粤昔治塘無定額額自弘治始均派各邑夫里七千兩嘉靖以來則約四千而下之矣然猶藉邑帑中鄉各邑日久弊生徵解不齊臬憲黃公光昇督令貯府嗣乃以修郡城權一用之然猶關白水利職官嗣則又以軍旅用矣已乃沿視爲美餘而贅麗之矣吁嗟乎百姓生靈藉此抵捍即今風濤叵

測日夜澎湃計又安能一日忘哉爲今議請必各邑依時解府府仍發縣督委專官募夫採石隨到隨築或增補或拆修縱橫曲折相時經營每歲率以爲常自非大圮溢此外不必另議則下無侵牟之奸塘有修築之實用以漸不費役以時不勞久之屹然底柱矣貯之於官寧若貯之於塘之爲愈乎此一策也爲世世長利當與諸路共便之或者曰若是工幾無寧歲矣曰供有定額役有定直非厲也且自有塘至今金粟故括海塡丘矣亦惟此民命國脈耳苟圖玩愒以重後艱可乎曰然則各

役徭征後時者何日期而督之是在當道加意耳父老僉謂此事聞于朝者屢矣若此議尤民瘼所亟嗚呼挽回造命誠有望於今之軫國是者

生字符

余聞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故曰安危利鈍死字符也思患預防生字符也海陽子自萬曆甲申冬十月迄乙酉春三月有先塋之役匍匐丘壠間手闢荆榛培土埠平磽确覆墻垣凡五閱月寒勞日積余弗自覺也暨三月十八日風眩趑趄忽不自支四體若非我矣伏之枕三服牛黃丸頃乃蘇形骸

始爲我有海陽子曰殆哉幸乎此人鬼關也當是時脫一不濟于呼吸間則向之徵逐而與我者與奔走而事我者與家之更相依倚而待命于我者安在而我亦何所賴于彼焉夫手足不仁余致之也天發殺機矣今又不劊其死而求所以生他日且有不可捄不及捄者焉是自殺耳不仁甚矣亦何忍乎余故列其狀而書之屏曰生字符也朝夕視爲警焉孟氏曰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夫壽不壽天也脩之在我者當如是是亦仁身之一道云耳

一承天心夫風眩烈疾也余不自理以致有此偶一發之以薄示吾警天之仁愛極矣茲所不重自戒愼以承之者是逆天也烏乎可

一畏人情夫愛生而惡死之薄俗恒情也余以涼德不克取諧于俗而又示之以形人有不幸且樂哉茲有所不重自戒愼以矯之者是墮人也烏乎可

一自此身以外妻孥骨肉皆外物也必識此然後能存我敢不是警

一自此生以外千駟萬鍾皆餘物也必識此然後

能衛生敢不是警

一自此軀體以外冠裳事業皆萍梗也必識此然後能適得吾體敢不是警

一子嗣遺體也居產遺業也即傳盛繼美亦遺榮耳既因身以畜後復因後以累身徒戀戀于在人竟落落于在已愚者不爲也敢不是警

一榮名蝸角也恩讐蟻戰也即七情六鬱皆禍苗耳其得失在究竟其至要在存我若因外賊我則其失尤甚何以贖此生乎敢不是警

孔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太史公曰神太用則

竭形太勞則疲余少孤寒陟歷多難營營碌碌疚痼深矣覆轍在前敢不是警

唐司空圖詩曰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御轡方催駕安忍乘危更著鞭言簡而切事近而明誠既衰之律令回生之藥石也催駕之云今既兆矣敢不是警

告子　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氣此是減思慮法

中庸　有餘不敢盡此是減言語法

僧詩云　得意濃時正好休此是減飲食法

語云　視于無形聽于無聲此是滅視聽法
詩云　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此是滅起居法
傳云　如泥塑人如木朽人此是治百體法
佛經云　一切旣皆空于我如無有此是掃六賊法

附

責足文　　子陳昌期撰

余自丁酉之秋病蹇百危莫論搤虎口而詎脫登羊腸而幾實洎乎壬寅霜風戒塗藥裹失御偃蹇寒牀五日不寤愔愔纊息無復人理造物弄人解

脫匪易簡主再生癡叔未死而二患交捽四體偏
枯腕中有鬼足已不肉崖然傲骨跼天蹐地乃徵
罪於足蒙樸被而與之語曰
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攬斗杓而馳化即蟻兆
其必矜何我躬之不淑遭爾足之崎嶇日遷月化
莫知其根屹如漢相之木彊痛若陵陽之初鼾吟
呻簟席程校晦明芳褥無痠高枕屢驚春蘿罷月
秋桂遺風旨酒不嗛素帙凝塵蝸角九折於毫端
蜉蝣三息於寸陰斯陀我之已甚願改玉而舍旃
足曰靈壽之箴尚恨枕高而唾遠翔雲之鳥猶驚

曲木而隕瘡氣行無間形不頓虧故藏山走而不覺蟻竇隙其莫追雖河清之不待孰衛足之如葵眞人所以踵息智士戒其目熒也今子食則腥膿肥享衣則燀爍雜還舟輿有佁蹙之機椒蒞皆腊毒之危亡家寶於魔地滅智丞於靈襟靜居則溺體澤則憑固詒殃於斯足何詹詹之我廷

世有素髮垂領圍玉相暎結綬金馬之庭高步靈臺之上享溢百年龍鍾不杖亦有山澤臞人遠遊公子忘形去家登山臨水攀危枝以徑度躡衡湖其不讓遊屐已偏餘勇可賈若夫妖蠱列屋二八

遞侍荒奠無算一飲一食芘焉而縱尋斧體陂陁而精蕩兒齒鮐背往往而是輕趫欲飛投秧鵲起余誠不能熊伸而鳥經亦何至垂堂而騎屋爲爾之牽率以至此淚淫淫而無訴

足曰芒芒玄極孰知垠荄人生其中譬若煙海詘伸龍蛇無能僂指今子罪我之由我將告夫遑喆昔王駘兀者而王仲尼屠嘉喪足而齊執政闔跂支離而視全人叔山無趾而存尊足雖天戕之不解亦天放之無遲至若莊寄徑於鼈鼃屈托乘於螭虎錦城縣罄而唫秋蠶室含毫而歎鵬或登樓

而去梯或舉翮而觸室或蓬蒿之漸路或塞門而長杜五嶽起於方寸萬務唏其一擲彼曠宇與脩榭竟有足其不踰今子巃嵸景鬱文明奚筋骨之細憂庶消魔之有靈

盲者不忘視廢者不忘起爾之初孱遞起遞臥如游魚之吞微鉤宿鳥之觸林棘及其爲寒濕燥濕之所攻也鍼砭灸艾之所入也如踔行之駏虛稀名塲之跐跋至於族醫旅進千詭萬异曾青雜以丹砂珊瑚間乎木難或采明珠或拾瑤寶霏玉屑而從風塗雌黃以辟毒桃枝九折之珍人參三捽

之果日無停製費岡遺力徒碧髓之遠遠乏金膏之續骨笑麗仙之未弘咀黃帝之所漏洵爾足之不仁百奏而不一効我聞聞藥香以減病屏膏肓而出泣何嬋媛於下體其見笑於黃笑

足曰混沌既竅巫咸不作陰陽爲爐萬物爲炭鑪陰戚施聾盲狂瘸殘形桎肢荒經難悉縣薄之門三家之社生煙迷墟堊室蝮伏孀老爲之擗摽知藥石之爲何物紫臺從軍交河遠戍霜天夜號圜門晝靜軫愁病而自憐無友生於羈旅金鷄杳赦日月如駛今子從容於導引宴衍於飲食物至則

桃李冬華氣至則春夏必反又焉知塞馬之得失與郊牛之犧臼

人生百年之內上壽七十恒不滿百雖飲如鯨吸食若填壑目殫雕幾之翫身被紈綺之服蘭膏嗣暉對景不失長驅九嬰永截二豎爲驩未渫猶云電逝況余垂髫而孤弟鴈敘舞勺舞象輔車無倚蝮蠆在手噬犬吠主子矜尚愛世罷都臼出羅入弋進寸退尺縱鱗之游汀濘勁翮之栖翳蒼而悠悠裹足揶揄路鬼福不盈眥災寔重積良怪爾之久淹豈造化之有耳

足曰達生者爲能尊生形役者不以心役故耳可使觀氣可使聽火可使投水可使沒臂可爲彈肘可爲柳尻可爲輪神可爲馬嗟假合於幻軀奚幻境之可執子何不息心沈墨之鄉游神罔竟之野救斷米鹽該討芝桂等衰榮於委爲惽恩怨於流水和緩之湯液勝岐摯之滌蕩然後解疏屬之拘蠲滯侶之疾凌厲天垠蹂躪地隔恣綦蹟之所如夸濟勝之有具乘華軿蕩蘭鷁曜金裝駕文駟袖七首以劃青天籠白雲而滿程席截若豹霧霍爾鴻翥余將矯矯其翰生怠瑟居之芥遘古有善嘯

而子善愁淺躁於一朝而煩惑於大道也豈逐日之夸父而移山之智叟也邪余聞之泫然汗下欲赦之以所不知而不能其諫我似子其道我似父以規爲瑱余則自取敬謝不敏足亦尋愈

六先生文選序

天地間無非文而已天有天文參光五辰天虹絳河地有地文根著浮流梯秀繽華變而之蕭雲榮露陽燄陰霤又變而之胎月孕霞樹彩河光至轉燐夜然蜃市曉結天繪鬼工儵忽眩怪靡匪文也蒼蒼者其正色邪陳根朽壤文將焉傳夫六經其

日月揭也春華而秋實也周餘諸子門創戶別或雲翔霞驚或璧坐璣馳雖宣厎於大道而慧業綦熾矣秦人禘渾噩而祖周郊經而宗子漢人禘六經而祖諸子郊周而宗秦六代禘秦而祖東漢郊西漢而宗魏唐人禘漢而祖晉郊魏而宗隋如欒卻之後降爲阜隸九醞之醪偷醁偷泊已宋人文不勝而跳諸理別子分統莫適爲祀令喋喋而佔佔理固何當以膏燭代明以高山廣川而蕩爲魁陵糞土至元而天地兜昧則其餘孽也洪惟高皇在卦之革欲雕龍逐鹿并兼而無餘象譯詩

書跋跗被商爲矣一時閨閣之臣荃茅未化無能潤色萬一維斗帝車寔自　孝皇而士趣修古時則有若李北地夢陽何信陽景明爲之導世廟壽考作人喆匠林立時則有若楊成都慎李歷下攀龍王瑯琊世貞汪新都道昆爲之冠今六先生文具在可略而言夫李源風何源雅其稱詩固然李之於文亡論蝘龔毫傳之徒卽號頡頏如徐昌穀鄭繼之王子衡康德涵輩雉暈五采飛不百步耳先生直紐秦綱張漢幟斷斷唐以後語汰众好而自爲好又汰同好而自爲好其沉深莽蕩

淋漓鼓壯正若嶽立奇若颺颶庶幾接席龍門矣今距先生百年而文亡舉東京下者輦路藍縷以啓山林猶挽黃河而洗之也夫信陽其傳翼者也鈔蕞韓非劉向家言格高而氣庳時離去不似也成都其重積者也徧讀中秘書探蝌蚪索象罔於文頷頷不諟古昔而已瑯琊氏既乘其會而收其全瑜又乘其敝而務匿其瑕彷遷繹固欲六吐唐賈其餘勇支離旁羅新都氏不能離津筏而上之刻攻左史言如鋸木屑其力掃塵雜卽不至夢陽出亦走入醋甕矣然未有加我于鱗者也中原七

子唯于鱗與元美以齊晉之賦而歌代興元美之材博于鱗之造微博則習習則鑪韝在型精狎狎出微則專專則擬議變化新陳相生其書非三墳六籍不讀其言非古昔先王不稱其論著非挾日不成其逐射而當古人非上駟不以駕故元美可字批而句割也于鱗則纖濃易於脩短令耳觀者不能舉其辭發冢者無所盜其意故世之好于鱗也無以過元美而疑者咻者繩者倍之嗚呼是足爲于鱗矣人言李何故相讎以名高爲敵國何故非李敵也放瑯琊於滄海尊歷山於泰岱登新都

於配林善哉夫前李後李崛起相睒奪群喙而樹之鵠固獨擅千古已唱於唱禺在草木之有臭味世守齊盟不墜嶧景使天下毋之燕越轍者則六先生有同功也夫夫以明之盛六先生之功採天地之大美以各致其造其能爲秦漢也者乃能不爲秦漢也者于鱗有言紹明世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其在斯乎

男陳定國較

勅議或問

明世宗撰

本館據紀錄彙編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紀錄彙編卷之九

勅議或問

嘉靖

御製正孔子祀典說

朕惟孔子之道王者之道也德王者之德也功王者之功也事王者之事也特其位非王者之位焉昨輔臣少傅張璁再疏請正其號稱服章等事已命禮官集翰林諸臣議正外惟號與服章二事所關者重亦關於朕者不得不為言之朕惟我　聖祖高皇帝應天作辟以繼羲農堯舜而君天下傳至我皇兄皇

兄升遐以朕爲我　皇考至親之子命入奉大統繼承　宗祧以主　郊廟百神爾豈敢於義理不當爲者而率爲之茲所議祀典俱未爲輕而號稱服章實又重焉孔子當周家衰時之末不能行王者之道乃切切以王道望於魯衛二國二國之君竟不能用孔子孔子既逝後世至唐玄宗乃薦謚曰文宣加以王號至元又益其謚爲大成夫孔子之於當時諸侯有僭王者皆筆削而必誅之故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生如是其死乃不體聖人之心漫加其號雖曰尊崇其實自爲亂賊之徒是何心哉又我

聖祖當首定天下之時命天下崇祀孔子于學不許祀于釋老宮又除塑像止令設主樂舞用六佾籩豆以十可謂尊崇孔子極其至矣無以加矣特存其號豈無望於後人哉亦或當時草創未暇歟至我　皇祖文皇帝始建北京國學因元人之舊塑像猶存蓋不忍燬之也至我　皇祖考用禮官之議增樂舞用八佾籩豆用十二牲用熟而上擬乎事　天之禮也略無忌焉夫孔子設或在今安肯享之昔不觀魯僭王之禮寧肯自僭祀　天之禮乎果能體聖人之心決當正之也至于稱王賊害聖人之甚王者已有是

兄升遐以朕爲我　皇考至親之子命入奉大統繼承　宗祧以主　郊廟百神爾豈敢於義理不當爲者而率爲之茲所議祀典俱未爲輕而號稱服章實又重焉孔子當周家衰時之末不能行王者之道乃切切以王道望於魯衛二國二國之君竟不能用孔子孔子既逝後世至唐玄宗乃薦謚曰文宣加以王號至元又益其謚爲大成夫孔子之於當時諸侯有僭王者皆筆削而必誅之故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生如是其死乃不體聖人之心漫加其號雖曰尊崇其實自爲亂賊之徒是何心哉又我

聖祖當首定天下之時命天下崇祀孔子于學不許祀于釋老宮又除塑像止令設主樂舞用六佾籩豆以十可謂尊崇孔子極其至矣無以加矣特存其號豈無望於後人哉亦或當時草創未暇歟至我　皇祖文皇帝始建北京國學因元人之舊塑像猶存蓋不忍燬之也至我　皇祖考用禮官之議增樂舞用八佾籩豆用十二牲用熟而上擬乎事　天之禮也略無忌焉夫孔子設或在今安肯享之昔不觀魯僭王之禮寧肯自僭祀　天之禮乎果能體聖人之心決當正之也至于稱王賊害聖人之甚王者已有是

嘉靖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御製正孔子祀典申記

朕惟爲人臣盡臣道盡之云者終始生死以之非所私也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朱子釋之曰祖父所行之事不但三年雖萬世亦不可改也小有可變豈可待之三年夫成法固不可改其於一切事務未免法久弊生不可不因時制宜至於事關綱常者又不可不急於正也朕又惟天子不可與匹夫相爭辨斯世斯時却不得不辨也昨所命議正孔子之祀典方下命翰林編脩徐階倡逆論云云者且引分祀爲

言其心之固惡可知朕不知典籍且以易明者言之孔子之謚王號自唐玄宗李林甫之君臣始夫孔子已逝在秦漢之前此間豈無賢明之君如漢高祖唐太宗皆創業垂統者何不加王號於孔子又如漢光武中興文帝守成亦無過者又何不加王號於孔子則不敢擅虛名以示尊崇之意者可知矣林甫之請玄宗之加意必有謂林甫之爲臣也何等樣臣也其意或假尊崇師道以欺玄宗欺玄宗之所加也何其巧乎自秦而後王天下者稱皇帝漢方以王號封臣下玄宗之封謚孔子何不以皇帝加之是不欲與之

齊也特一王號猶封拜臣下耳尊崇之意何在哉這箇王字非王天下之王實後世封王者之王也由是夷君武宗假託之而加謚宋徽宗薦十二章服徽宗之加欲掩其好道教而設此以尊崇耳況以諸侯王而僭天子之服章誣之甚也至於雕塑之像不知孔門弟子郎孔子死時而造之抑放釋道之爲而造之且如一箇人自是一個貌色不知可增損乎抑不可乎以一聖人而信工肆意雕塑做個像曰這箇是孔子像殊不知其實是個木土之靈耳孔子肯依之享之推已之心則知孔子之心也又至於八佾之舞十

二俎豆又偕禮之甚也決所當正階此奏正與昔霍韜之叛議　郊祀同然韜也却朴直眞實故所言不遜階也用心如韜而言甚巧而奸也悅詞和言不激不迫甚矣佞哉斯人也翰林可用這等人邪昔同姚涞輩登科大學士費宏所取也邪正忠否昭然矣是爲申記之云

嘉靖九年十一月初一日

聖諭

昨卿等已將禮部刊行朕著說記本擬票上已朕所乘即批行非不斷也亦非惑小人之言但實不容不

說王汝梅等奏一疏與徐階張衮所謂同他俱不暇言只以後世人全不公平全無義理者言之汝梅等有曰此　聖祖所存不必去也言似輕而意實重意朕不尊　祖制欲問罪耳夫設使武成王祀典今在朕下命去之必翕然奉順必無一人言之曰此　聖祖所存也且如各鎮總兵武臣凡行事序列在撫按官上今率皆挫制之一有邊警無所施爲往往有賊至而猶不知者豈可望其得備乎至此失事輒行奸巧罪皆歸之主將或有暴虐輕率激怒貪卒反賴主將主使如失記名巡撫保定官及歐陽重者我　聖

祖時有此制乎有敢這等無理者乎他則不能細數孔子稱王咸謂可者徇私意耳借之以制壓君於上威服人於下雖曰尊孔子實是自尊也甚矣孔子教人以道初無這樣事至於壞亂人極大爲不道之徒不知孔子嘗教爲此等事耶如今人只知說三代之治爲體時治爲非夫三代時君臣庶民恰如一個人唐虞又可知矣今人都是計利害爲身家之輩動以善人爲令色君子爲僞爲讜言爲國賊挾私求進親君敬上者曰諂諛逢迎舉善去惡者結黨設報復之心開陳政治者曰此喜功好事請脩禮樂者衆加變

亂成法之名拾遺補闕者曰此彰君之過故凡朝廷興舉動謂狂爲由是觀之凡愛國任事之臣必盡斥逐凡他比同之類所行所爲上制君下脅民無所不可是無紀綱法度恣意適情弑父不難矣因諭而著此亦當通行刊布

嘉靖九年十一月初八日

御製火警或問有序

朕爲是或問是不得已耳豈不知好辨多言起羞爲佞大失君道之體特爲重大者作之耳夫今人率多深福禍以搖惑人之心志強率安附詆毀善

人阻害道義故朕述此以自爲之記云耳非尚辯焉非餘過焉惟明達者知之故序

或問於吾曰汝家東所房被災是　天之所仁愛以示汝汝其省之否乎吾答曰予非薄之人仰承　皇天眷命主斯億兆過咎最多　皇天垂示仁愛予于此未知所以或曰我聞變不虛生必有所召茲警在汝家非汝德失其中和政失之躁急與夫凡所致此者否則何有是乎吾答曰吾非汝此問何得言乎汝其聽吾陳之宮中地面窄狹房屋重疊宮人有三四人止一房者又不肯相和昵一氏飲酒酣沉而睡至

二鼓未惹火著身猶未覺即焚其身方延至屋人盡睡熟罔覺至三鼓巡者纔見忽報之所司急喚衆人火已盛矣且三十五房接眷通連無可措手悉燬之此自醉氏起緣非災變也其實人自不慎耳如以吾禁酒之令失嚴及無德罔以弭之者此其吾之過也本非災異也或問汝旣知若此何必引咎下令脩省禱于　天禱于　祖考哉此豈詐與吾答曰予聞人君之事　天也不可不慎此非變異本人爲之固不可爲災而所以禱之　天禱之　祖考者告之以人事不脩祈之以將來祐化吾家長也不能致人人小

心其保非我之過失誰與故告于　上天告于　祖考庶有所嚴畏下令脩省庶使人人事事務圖慎美何詐何僞人縱可欺天可欺乎或曰斯固是矣寧不失怠以自恣乎吾答曰孔子大學正心之道曾子釋之曰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則皆不得其正夫不得其正者何不當忿懥而生忿懥不當恐懼而起恐懼與夫不當好而好不當憂而憂者心既昏惑顛亂忿懥於違已拂意之言恐懼於邪說誣祝之術好樂於聲色逸豫之場憂患於奸小惡譬之讒虐靈眩惑心欲得頃刻之安且不能尚能正乎況今人專譚禍

福務求事應強為附擬陰中古人暗亂人志使聞者
股慄而背汗至此則人人惑惑將不顧君親謀為害
治不可曉諭而至因而束之又自招督責之過是因
細而失其巨吾惟知　皇天昭鑒在上　祖考臨視
在旁鬼神質之左右直知自信而已矧忠肝義膽之
賢所見又豈吾比哉汝其為是問也惑亂人心甚矣
豈君子哉問者慙而退
嘉靖辛卯正月終旬八日記
皇帝勅諭戶禮二部及都察院
朕惟民為國本本固邦寧不可不加意焉欲民安又

必慎用守令然後乃獲所安近屢有旨令吏部多方選擬用心考察外但未聞某官果賢某方民獲安生某官爲否某方民不聊生無馮黜陟實効未臻兒近來災變多端本由朕致而百司公理亦不免有匡贊之責而親民之官又最切焉今將朕偶有所見立爲條目爾部院便即刊布開示于後

一守令已有旨命所司慎選外著彼到任之後務要上遵我　皇祖成法脩盡職業愛惜百姓所欲者與之聚之所惡者與之去之扶善而驅其強暴尊賢而去其不肖教之以忠孝道之以仁義勿得肆虐用酷

殘我百姓

一凡軍民人等有在家能孝奉祖奉宗恭事長上和睦鄰里教訓子孫者務要指名奏來以憑旌異不許徇情用私

一耕桑者衣食之源一家之中賴之上奉祖先父母下養妻子人口須要依時力務男女各勤乃職但是少壯者都要耕織耕者勿怠於耒耜織者勿惰於機杼晨作晚息庶不致饑寒之苦

一各處但有荒蕪未種之地著召貧民自種官給與牛犁種子不徵稅粮不許強衆侵奪及官豪人等有

違一體奏來治罪

一秋之後所獲須要樽節愛惜勿得賤棄儲之以備凶歉

一誤農害義莫甚于釋氏之徒今尤重焉夫彼不過以生死以恐吾民小民愚甚直言無疑浸浸然而不之省遂至傷倫敗俗廢人事舍農業甚是有害世道今雖不能去然驅迫之速必至作害但要牧民之官嘗加省諭禁戒其未來其見被惑者有能舍非從正都著遠做生理須要從容善誘務使移轉如一府中有能一年化正二百人以上州一百人以上縣四十

人以上者巡按御史奏來否亦奏來以憑考報
一欲守令盡職又在巡按御史御史克盡職以爲表率他人不敢不勉今後各處巡按御史著照近日右都御史汪鋐所奏事件務要遵依不許抗違以爲身先之道勅內所載某官果有遵行盡職民安生業的指名奏來陞用或賜以旌奬有仍前不遵故虐小民者亦要指名劾奏治罪務要從公薦劾以憑黜陟如所否者若朝廷訪知決不輕貸如勅奉行故諭
嘉靖九年十二月初八日
勅諭

勅曰南京　太廟或建或弗建朕惟　太宗既遷北京爲子孫萬世之業則南京　太廟不必重有或謂　太祖初定之都且爲子孫者當萬世以報功德不可廢也朕則以爲必欲建廟以報功德必又當捨北京　太宗所立之廟矧夫　太宗既以定北都傳卄六宗矣能爲　太祖　太宗守洪業萬世其傳無南北之分我　太宗所定之基我　太祖亦未爲不格于斯一天下作　二主二廟恐弗合禮與義或謂承天府尚有　獻考廟是非薄　祖厚親歟朕則曰承天之有廟昔藩邸之所存者奉　孝宗命建府第時

作者不敢去之況此即南京　奉先殿之義可比非是茲　世廟同朕惟周家雖有三都三廟之同建彼今不同今之南京者祇存百官有司不過幸不舉時祀徒有廟社或曰累朝舊典遇事則遣告焉朕惟祖宗惟于子孫是依是憑有疾一代尚若弗祭況數千里之遠能將我之誠敬者今既以北京立萬世之業則當為萬世之圖使其定傳于此庶幾　太祖永歆必不以作廟為歆也勅爾諸臣議

禮部等衙門少保無太子太保尚書翰林院學士等官夏言等謹題為南京　太廟事本月十三日欽奉

勅諭南京　太廟復建或弗建朕惟　太宗既遷北京爲子孫萬世之業則南京　太廟不必重有或謂　太祖初定之都且爲子孫當萬世以報功德不可廢也朕則以爲必欲建廟以報功德必又當捨北京　太宗所立之廟矧夫　太宗既以定北都傳已六宗矣能爲　太祖　太宗守洪業萬世其傳無南京之分我　太宗所定之基我　太祖亦未爲不格于斯一天下作　二主　二廟恐弗合禮與義或謂承天府尚有　獻考廟是非薄祖厚親歟朕則曰承天之有廟昔藩邸之所存者奉　孝宗命建府第

時作者不敢去之況此卽南京　奉先殿之義可比非是茲　世廟同朕惟周家雖有三都三廟之同建彼於同今之南京者祇存百官有司不巡幸不舉時祀徒有廟社或曰累朝舊典遇事則遣告焉朕惟祖宗惟干子孫是依是憑有疾一代尚若弗祭況數千里之遠能將我之誠敬者今旣以北京立萬世之業則當爲萬世之圖使其定傳于此庶幾　太祖永歆必不以作廟爲歆也勅爾諸臣議欽此欽遵查得先該南京禮部尚書湛若水等題前事內開近者南京　太廟被火伏聞於內　列祖神主一時亦被延

燬號籲莫及竊謂　列祖神靈陟降在天　皇上親承　宗廟之祀對越欽享仁孝誠敬爲已至矣南京既有　太廟又有　奉先殿每日及朔望進膳　列祖神靈固有所依但南京　太祖神主係是　祖宗百七十年奉安已久一旦遭此災變恐無以慰　皇上孝思瞻切之情臣等待罪禮官仰體　孝思必須補造　列聖神主以爲神靈之依必須重建南京太廟以爲奉安之所然又工程非歲時可就香火非日月可缺似此數端臣等實竊究心未知所宜伏乞　聖明勅下禮部議處奏請或先　欽製告文特遣

大臣親到南京祭告　列祖神靈或權將南京　太廟原日朝夕香火暫併於南京　奉先殿用少伸　皇上純孝之誠惟復別有裁處等因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臣等會同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太學士張孚敬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太學士李時後軍都督府等衙門太傅兼太子太傅武定侯等官郭勛等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等官汪鋐等議得唯天子議禮唯　聖人達孝近日南京　太廟既燬于火該南京禮臣奏請欲將南京　太廟原日朝夕香火暫併于南京

奉先殿其重建廟制補造　神主干係　宗廟大禮取自　上裁欽蒙　勅下該部看詳臣下雖欲據經守禮愚賤未敢專擅欽蒙　皇上至德達孝論言精確貽謀高遠不獨有以正一代宗廟之禮且足以定萬世帝王之業誠非臣下所及乃復不自滿假務集衆思尤見虛中愛禮甚　盛心也臣等凡愚何能仰贊萬一然有　君如此安敢不盡竊惟古者國無二廟無二主故虞祭用桑主練祭用栗主栗主既立乃毀桑主君去其國則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明天無二日尊無二上國無二廟神無二位也後世此義

不明漢有原廟齊有爲主褻瀆誣妄事神則難乃若有周三都三廟則又禮以義起事有攸宜岐周則太王諸侯之廟鎬京則武王定都所建洛邑則周公定鼎所建然鎬京廟成則岐周之主已從洛邑雖廟成王未嘗都洛則鎬京之主自在周公雖以至親留後然諸侯不得祭天子天子不得祭太宗文王武王之禘嘗非正祭故國有二廟自漢惠始也神有二主自齊桓始也周之三都三廟乃遷國立廟去國載主非二廟二主也我　太祖肇都南京卽周公都洛　太宗定都北京卽武王都鎬知武王周公之志未嘗不

同則知　太祖　太宗之心未始異矣況　太祖末年嘗有改都之議則知一時定鼎金陵未稱貽謀之遠迨　太宗定都燕京內制六合外控諸邊形勢遠過關中固萬世帝王之業我　太祖在天之靈豈不居歆況　聖子神孫既親奉祀事于此則　祖宗神靈自當陟降于此斯固人情亦乃神道古人立主依神立廟依主而子之身又　祖宗所依今日正當專守于此使　宗廟祉稷專主于此本支百世根本于此祈天永命保民出治罔不于此茲實億萬載無疆之休此臣等所謂不徙定一代宗廟之禮而且以定

萬世帝王之業者也臣等雖愚且賤必知其是確乎不可易矣然仰惟　聖衷謙虛猶若有所未安者臣等請得而贊之唯　聖明斷焉今日南京　太廟之議太略有二或謂可弗建者以國無二廟神無二主也或謂當重建者以南京根本重地　祖廟神靈久依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弗建也者守禮也重建也者以義也雖見有不同知者見之謂之知仁者見之謂之仁愚且賤焉弗敢專也弗敢遂也今伏讀　聖諭所謂既以北京立萬世之業當爲萬世之圖使其定傳于此庶幾　太祖永歆必不以作廟爲歆云者則

弗建之議可以的然而決矣　聖諭所謂南京祗存百官有司不巡幸不舉時祀　祖宗唯子孫是依是憑云者則復建之議可以渙然而釋矣此所謂衆言淆亂折諸聖也至曰　太宗定北都傳已　六宗能爲太祖　太宗守洪業無南北之分又曰一天下作二主　二廟恐弗合禮與義太哉王言一哉王心　聖學孝道茂以加矣雖前聖復起不能易矣乃知睿思淵識自出尋常萬萬倍也至謂承天府尚有獻考廟今弗重建南京　太廟爲豐祀于昵此狃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百姓不知者耳況事體大異

比擬不倫　聖諭固已折之當矣且南京　太廟今日之廢非出于人而　祖宗廟享固在于此匪曰疏之實以親之匪曰薄之實以尊之以善繼善述之心爲不忘不忘之孝守　文祖遷都之慮保　高皇創業之謨則不當復建廟于南京者誠萬世不易之定論也況南京皇城宮殿傾圮者多累朝以來不許修飭而近日議臣往往奏欲脩理此皆不知　祖宗深意殊非所以守成法而定民志且北京　宗廟行將復古定制久注淵衷而南京　太廟脩飭方新遽罹回祿則　皇天眷德之意　聖祖啓後之靈恐不可

不默會於昭昭之表者也臣等學不足以洞達天人才不足以彌綸治道然仰奉　聖謨僉謂茲事可以質鬼神而無疑俟百世而不惑矣但南京原有　奉先殿在其朝夕香火自當併合供奉如常仍乞　俯從禮官所請欽製祝文遣官祭告其　太廟遺址似當倣古壇墠遺意仍高築垣墻謹司啓閉不致有所踐踏致尊嚴之意則禮成義盡而國是定矣　宗社幸甚萬世幸甚緣係南京　太廟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嘉靖十三年八月十五日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

書翰林院學士臣夏言　左侍郎臣黃宗明　後軍都督府掌府事太傅兼太子太傅武定侯臣郭勛
管府事襄城伯臣李全禮　南寧伯臣毛良　英國公臣張鎏　會同侯臣孫果　武安侯臣鄭綱　泰寧侯臣陳璉　定西侯臣蔣榮　駙馬都尉臣謝詔
太子太保玉田伯臣蔣榮　廣寧伯臣劉泰　平江伯臣陳圭　寧晉伯臣劉文　中軍都督府掌府事成國公臣朱鳳　管府事保定侯臣梁永福　鎮遠侯臣顧寀　東寧伯臣焦棟　定國公臣徐延德
陽武侯臣薛翰　豐城侯臣李熙　安仁伯臣王

桓　彭城伯臣張欽　泰和伯臣陳萬言　左軍都督府掌府事太子太傅惠安伯臣張偉　管府事崇信侯臣費栻　恭順侯臣吳世興　懷寧侯臣孫瑛　京山侯臣崔元　駙馬都尉臣劉景和　長寧伯臣楊太經　豐潤伯臣曹松　懷柔伯臣施謹　右軍都督府掌府事太子太傅宣城伯臣衛鎣　管府事城山伯臣王洪彰武伯臣楊賢　隆平侯臣張瑋　安卿伯臣張坤　忻城伯臣趙武　武靖侯臣趙世齊　署都督府僉事臣江桓　前都督府掌府事太子太保遂安伯臣陳　專管府事靖遠侯臣王

瑾　成安伯臣郭瓚　西寧侯臣宋良臣　靈壁侯臣楊紹宗　應成伯臣孫鉞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臣汪鋐　左侍郎臣霍韜　右侍郎臣張邦奇　戶部尚書臣許瓚　左侍郎臣張雲　右侍郎臣陳軾　總督倉場右侍郎臣周敘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臣王憲　右侍郎臣錢如京　刑部尚書臣聶賢　右侍郎臣楊志學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臣秦金　左侍郎臣林庭棉　右侍郎臣甘爲霖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掌院事臣王廷相　左都御史臣張衍慶　通政使司通政使臣陳經

左通政臣鄭紳　右通政臣杜棡臣張景華　左參議臣劉繼德　右參議臣蔡舉子　太理寺右少卿臣蔡經　右寺丞臣林希元　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臣顧鼎臣　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臣謝丕　翰林院侍讀學士臣吳惠臣張璧　侍講學士臣蔡昂　左春坊左諭德臣姚淶　國子監祭酒臣王激　司業臣馬汝驥　吏部都給事中臣王守　戶科都給事中臣管懷理　禮科都給事中臣潘大寶　兵科都給事中臣曾忭　刑科都給事中臣周崑　工科都給事中臣戴繼　浙

江道監察御史臣徐宗魯　雲南道監察御史臣宋茂熙　河南道掌道事貴州道監察御史臣葉照
山東道掌道事山西道監察御史臣劉希隆　廣東道監察御史臣白賁　江西道掌道事河南道監察御史臣曾銑　四川道監察御史朱方　貴州道監察御史臣葉照　湖廣道監察御史臣郭從皐　陝西道掌道事山西道監察御史臣曹達廣西道　掌道事河南道監察御史臣沈一定　山西道監察御史臣劉希龍　福建道掌道事廣西道監察御史臣李遂　八月十五日會題十六日奉　聖旨卿等既

會議停當南京　奉先殿香火併日進膳儀禮部查議了來看原廟址依擬高築圍垣以護所司時加巡守併各處以從勿得整脩着著為令在京廟制即便著各該司先行擬辨物料來歲作急擇日興工承天府　皇考家廟亦勿稱廟即做　奉先殿意曰隆慶亦即制扁奉安用別輕重之意遣官祭告亦無謂待查明香火進膳一併區處各該衙門知道

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臣夏言等謹題為刊布　勅議以昭令典事祠祭清吏司案呈

嘉靖十三年八月十三日該本部尚書夏言蒙　召

赴平臺　欽授勅議南京　太廟事理該本部會同內閣府部等衙門集議　上聞本月十六日奉　聖旨卿等既會議停當南京　奉先殿香火併日進膳儀禮部查議了來看原廟址依擬高築圍垣以護所司時加巡守併各處已後勿得整脩著著為令在京廟制即便著各該司先行擬辦物料來歲作急擇日興工承天府　皇考家廟即做　奉先殿意旨隆慶亦即制扁奉安用別重輕之意遣官祭告亦無謂待查明香火進膳一併區處各該衙門知道欽此已經通行各該衙門欽遵施行外今該前因案呈到部臣

等竊惟南京　太廟事宜斷自　聖衷允愜輿論克應祀典足昭王章等臣所謂正一代宗廟之禮定萬世帝王之業質諸鬼神而無疑以俟百王而不惑者也是宜著令爲典垂世大訓必須刊刻播傳庶幾家諭戶曉凡使我臣民建極歸極是彝是訓知唯　天子議禮聖人達孝而天下寡過矣臣等謹將欽奉勅議并會議題奏繕寫裝潢成帙隨本進呈　御覽伏乞欽定書名勅下本部刊布以垂久遠緣係刊布勅議以貽今典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奉　聖旨名做勅議刊傳

御製明堂或問有序

明堂或問者非上人亦好辨以効常情之所爲也實不得已之言也我　皇祖常假臣下作對奏因作樓城之上焉故此或問以作云

問曰明堂大享之禮遂古無者本周之始固亦報天之情祇以配位之位每論不同且在今日有甚難者汝其何用情哉答曰明堂享禮次於大報重於他祀雖古遠有無未可知周始著之載籍今日之舉未難時人之情非古人之比也曰配帝爲難將欲奉太宗配庶幾可以服天下每思不知視　太宗何如

之主今日聖靈在天猶昔日御世一般　太宗本時君之遠祖以父近之親尊之是非人道之正降祖爲親經所未聞孔子不曾有是言以教後世但世愈降道愈澆文人學士之心日昧於一日但騁彼舞文弄智恣意胡爲上箚君父下愚細人此非難者决不可行之禮也問曰汝益欲奉　考配亦非昵於愛親而不愛祖耶答曰明堂本義是因秋時羣物成以報天卽人成於父之義以其　合於義之正大典則爲禮故父配爲正不爲昵豐不爲忘遠問曰父配固是矣將來一世一易抑且以一乎答今旣用　周制爲

準則卽如武王行禮奉以文王配之義一而已矣問曰周公制禮汝何謂武王行之答曰周公者臣職也雖然稱武王爲正豈有臣行君禮哉周公自武王爲之則嚴父必文今日自我舉必　皇考配也問者又曰配義雖明稱宗何爲答曰稱宗之義在今時無有一說但不過是尊親之意亦無憑據亦無輕重亦無利害只是箇崇上之義耳問曰稱宗附廟否答曰附廟與稱宗是一行今文臣但以附廟必祧不如專享百世爲上此不過愚哄其君耳我　皇考雖未卽生存之位今日亦有如生之義　祖宗列聖權聚一堂

獨去我　皇考一人人情不堪時義不順　皇天
皇祖之所眷思子子孫孫之所不忍獨支人殘恨之
無比也非害於義害於禮　者卽無意思之爭辨必
稱宗以附廟親盡必祧則可以成一代　宗廟之禮
豈有太廟中四親不全之禮乎人而無父有諸兄人
君爲人之極可乎問者又曰稱宗附廟祧禮皆明明
堂之配親盡將何爲答曰明堂之配百世不可易奉
祧何害兩不關涉也問者又曰時人但爲　太宗不
得一配爲爭耳答曰此說不是尊崇之實假借以制
時君又上欺　太宗爲無道之甚夫假借君之罪固

重上欺　太宗之罪尤重今日之始祖　太祖也始祖故配　郊也今日之嚴父　獻考也嚴父故配明堂也此文人亦知之明明知　太宗即不可止並始祖又不可降擬近親故曰祈穀可一奉配又歆復屋下以重明堂之祭此強牽妄擬欺愚君上是人爲哉問曰若是說者則　太宗永無配享之典汝寧恐之哉答曰禮之正所當爲者不可避不可讓也避則自詭讓則負　天禮之不正不當爲者不可妄不可欺妄則自失欺則詐情以事神必不歆聖人教人如是邪問曰　太宗功兼創守將何以報之哉答曰

我　太宗當　皇祖初定之中又置建文所壞復興起之便是再創一般今同　太祖百世不遷此乃報崇之正然稱號　太宗未免無異於　列聖當以祖字別之庶見其宜也此人情之真焉夫何謂古以祖有功而宗有德今槩以宗尊之　太宗所謂有功者焉可同宗稱之此當別之者也云

嘉靖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配享詔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　天眷我國家　皇祖太祖高皇帝始肇于先　皇祖太宗文皇帝戡成

于后　二帝之玄功盛烈高厚同焉朕以支宗荷天下簡用纘實位于茲已一十七載矣追繹我　文皇帝之功光　太祖澤蔭後昆繼惟我　皇考獻皇帝躬備聖德慶延于朕輝前庇後載籍弗聞　文皇帝也宜有功而祖報焉　獻皇帝也可有德而稱宗焉庶幾伸子孫宗顯　尊親之至意適因法古典明堂之舉乃稽循嚴考配　帝之經議命在廷百官會定至於三再師錫之義僉謂之同朕以九月九日躬祇奏于　圜丘敢以大禮請　命分諸命使徧奉朕誠各請　方澤　宗廟　社稷以告越二日率羣臣

奉寶冊崇尊　皇祖文皇帝廟號尊謚爲　成祖
啓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
尊上　皇考獻皇帝廟號謚爲　睿宗欽天守道洪
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卽日躬行　皇
考附享于　太廟仍藏主于後原寢是月之二十一
日太剛躬行季秋明堂禮于太內　玄極寶殿祇享
于　上帝奉我　皇考睿宗獻皇帝配神于戲肇
大享于初成整物與民胞之意奉　嚴親而上配答
生成罔極之恩禮祀忻成慶同民物凡在堪輿之內
聞詔宜悉欽哉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駁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紀錄彙編卷九終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顏水遺編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E九二二